

AN ERROR OF JUDGMENT

Ferdinando Frega - Nando the Scribe



GILLETTE：一個判斷錯誤

GILLETTENARRATIVE — 刀鋒隨筆

當一個男人到了61歲，發現自己真正孤身一人時，他便不再活在回憶之中。他活在自己的錯誤之中。

回憶是無害的。它們再也傷不了你。錯誤不一樣。錯誤比你醒得早。它們坐在床沿，等著你睜開眼睛。它們是年歲忠實的伴侶，因為它們是你唯一無法重新談判的東西。

那個八月的早晨，我發現自己在想義大利南部那個古老的制度——人們所說的「奉子成婚」。

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村莊裡，兩個年輕人會以只屬於年輕人的魯莽墜入愛河。他們渴望彼此，信任彼此，從不考慮後果。然後後果還是來了。有時是一個孩子。有時是兩個。有時是三個。

家人們看著現實，選擇了一個務實的辦法。

不是因為他們開明。

不是因為他們浪漫。

而是因為醜聞比婚姻更昂貴。

這對戀人會被推向祭壇，接受責任的洗禮，然後被放回社會，帶著孩子、義務，以及一個他們未曾計畫、如今卻必須建造的未來。

當家人反對這段關係時，還有另一個辦法。

Fuitina。

私奔。

兩個年輕人一起消失，以宣告同意已經無關緊要。

訊息很簡單：

我們屬於彼此。你們有空再追上來吧。

最終，每個人都回來了。家人總是如此。父母原諒他們，因為他們愛自己的孩子。
祖父母原諒，因為孫輩推翻了心中先前的每一條法則。

但那個早晨，我想的不是年輕的情侶。

我在想我自己。

多年來，我私下的練習，已經變成了一本錯誤的帳。

錯誤的決定。

錯誤的沉默。

錯誤的忠誠。

錯誤的期待。

而與那些年輕戀人不同，沒有一場補救的婚姻在等著我。沒有村裡的神父。沒有家族會議。沒有任何社會公式能夠糾正這筆算術。

那時我才意識到，我自己的fuitina持續了40年。

65個國家。

四個十年。

一場橫跨各大洲的孤獨逃亡。

問題已不再是我是否逃走了。

問題是：

我究竟是從什麼那裡逃走的？

2026年8月14日，答案終於來了。

知道發生了什麼，是不夠的。

理解它為什麼發生，變得至關重要。

智慧與痛苦之間的差別，往往不過是一個缺失的解釋。

突然之間，一切都清楚了。

那不是背叛。

那不是陰謀。

那甚至不是命運。

那是一個判斷錯誤。

一個壯麗的、昂貴的、持續一生的判斷錯誤。

我無法糾正它。

我無法對它上訴。

我無法與那個對結果負責的最高權威談判。

我的命運。

我所面對過的每一個後果的執行長。

而這是第一次，我不再和他爭辯。

Ferdinando Frega